

民 国 奇 才 奇 文



瞿 秋 白 卷

多余人心史

東 方 出 版 社

77
民國奇才奇文

瞿秋白 卷

多余人心史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余人心史/丘桑主编.
(民国奇才奇文系列:瞿秋白卷)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6

ISBN 7-5060-1107-7

I. 多…

II. 丘…

III. 瞿秋白-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3979 号

多余人心史

DUO YU REN XIN SHI

丘 桑 主 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昌平享自庄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75 千字 印张:12.25

ISBN 7-5060-1107-7/Z·84

定价:22.40 元

卷 首 语

不到四十春秋的民国在漫长的岁月洪流中不过是历史之一瞬，但它的兴起在中国文明史上却写下了爱国求变者的辉煌篇章。新旧时代更替、中西文化交融，离乱动荡，百废待兴，这就是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给人们以空前的磨难也给人们以难得的机遇。这是一个英杰倍出、群雄并起的年代，既有振臂一呼、万众影从的政治巨人，也有埋首书斋、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王国维、章太炎、苏曼殊、李叔同……这一个个至今听起来都令人激动的名字，无一不表现出卓然不群的真性情、超凡脱俗的真才华。对生活在太平盛世的现代人来讲，他们已成为永远无法复制的神话，仿佛殿堂中供奉的神像，只能于膜拜顶礼、赞叹感慨中摹想其风采和音容笑貌。离乱动荡的特殊历史环境给这些人的生平经历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神奇色彩。不是吗？家资万贯、寄情有声的风流公子转眼间弃贤妻、别娇儿，伴青灯黄卷，竟成中兴释门的一代高僧；不是吗？开一代学风，用西方理论观照中国文化的国学大师却匍匐于一个年幼废帝的脚下，以自沉湖底而终；不是吗？狂热的保皇分子，历经坎坷，最后竟修炼成虔诚的共产党员……这种比小说、戏曲情节还要曲折神奇的人生只能出现在这个时代。其人奇，其文

更奇。无论他们是新派博士，还是老式学究；是政坛领袖，还是释门高僧，无一不具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真才情。千字妙文，走笔而成；万言长卷，立马可待。这对他们来讲不过是日常小事。观其文，或怒目金刚、叱咤风云，或缠绵悱恻、凄惋欲绝；或如长江流水，滔滔不绝，或似山间小溪，空澈明丽。无论治国宏文，还是闲适小品，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中国的文化史、文学史因此而丰富多彩，光芒四射。

有鉴于此，我们从民国众多奇人中选其品性独特、才情超群者，述其生平、粹其奇文，汇为一编，一并推出。既可弘扬民族精神，增强自信，且可滋润性情，开启心智。相信会有沁人心脾，开人眼界的作用。对有关研究者，也有一定参考价值。该书系各卷传记或出传主之手，或由亲友、专家所写。正文选其才气、性情兼具，能体现作者风采者，以类相从。后附生平大事年表。阅读全书，可对其人其文有新的了解。倘读者诸君能有一二收益，则选编辛劳之余倍感欣慰。还愿高明之士多多指正。

编者

一九九八年五月

主 编 丘 桑
编 委 淮 茗
刘胜利
王嘉良
丘 桑

杨润秋
洪小妮
钱千里

目 录

1	忆秋白 (杨之华)
	亘古长篇
43	多余的话
69	新俄国游记:从中国到俄国的记程
	赤都心史
153	序
155	引言
156	黎明
159	无政府主义之中国
162	兵燹与弦歌
165	秋意:题画赠林德女士(Lind)
166	公社
168	革命之反动
170	社会生活
172	“烦闷……”
174	“皓月”
175	“俄国式的社会主义”
177	宗教的俄罗斯

179	劳工复活
181	“劳动者”
183	“死人之家”的归客
186	安琪儿
187	贵族之巢
191	莫斯科的赤潮
193	列宁杜洛次基
195	南国：“魂兮归来哀江南”（庾信）
197	官僚问题
198	新资产阶级
200	饥
202	心灵之感受
205	民族性
206	“东方月”
208	归歎
210	智识劳动
212	清田村游记
225	“什么！”
228	赤色十月
230	中国人
232	家书
234	“我”
236	生存
239	中国之“多余的人”
242	“自然”
244	离别
246	一瞬
247	Silentium（寂）

- 248 晓霞
251 彼得之城
253 俄雪
254 美人之声
257 阿弥陀佛
258 新村
260 海
261 尧子河
263 新的现实
266 生活

诗人的底蕴

- 269 心的声音(绪言、错误、战争与和平、爱、劳动?、远!)
282 世纪末的悲哀
284 水陆道场
296 新鲜活死人的诗
299 自杀
300 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
306 乱弹
310 骷髅杂记(序、“Apoliticism”——非政治主义)
314 一种云
316 青年的九月
323 唉!还不如……
324 关于女人

灵魂搏击

- 329 出卖灵魂的秘诀
331 中国文与中国人

333	真假董吉诃德
335	江北人拆姘头
339	上海打仗的景致
341	猫样的诗人
344	王道诗话
346	慈善家的妈妈
348	最艺术的国家
350	择吉
352	“儿时”
354	人才易得
356	内外
357	透底
359	新古董:一篇“散文”
363	瞿秋白生平大事年表

忆 秋 白

杨之华

一

我和秋白是在上海大学认识的。

一九二三年年底，我去投考上海大学。考试的地址在庆云路庆云里。我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走进一座破旧的老式的里弄房子，只见男男女女的学生挤得满满的。我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年轻和蔼的姑娘——她就是张琴秋同志。在这些学生当中，后来有不少都成为我们亲密的同志和战友。

一九二四年的春天到来了。从此开始了紧张的政治斗争的生活。上海大学共分三个系：社会学系、中文系和英文学系。我在社会学系学习。我很喜欢这个新环境，这里面的一些人给予我不可磨灭的印象。邓中夏同志是我们的总务长，他的头发很黑，眉毛浓而长，眉心很宽。当他抬起头来看人的时候，两眼闪闪有光。他精神饱满，做事机智果断，使学校的生活紧张而有秩序。他常常喜欢讲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故事给我们听。他是我们敬爱的一位有魄力、有毅力的革命者。

在教师中间，有轻松愉快的张太雷同志，他教我们政治课；有循规蹈矩的蔡和森同志，他讲私有财产和家族制

度之起源。恽代英和萧楚女同志讲话富有煽动性，对问题的分析一针见血，并且善诙谐，常常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新同学都爱听他们讲课。

秋白是社会学系主任，担任的课程是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第一次听他讲课的时候，使我惊奇的是学生突然加多了。别的同学告诉我，大家都很喜欢听秋白的课。除了社会学系本班的学生，还有中、英文文学系的学生，其他大学中的党团员或先进的积极分子，甚至我们的好教师恽代英、萧楚女，上大附属中学部主任侯绍裘等同志都愿来听听。当时秋白上课的情况：“在庆云路上海大学旧址上课时，人都挤满了。房子陈旧，人多了，楼房震动，似乎要塌倒下来，但是人们还是静静地听，一直到下课为止。”……后来上海大学从庆云路搬到西摩路，最大的课堂在敦厚里。

当课堂里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看到秋白从人丛中走进课堂，走上了讲台。他穿着一件西装大衣，手上拿着一顶帽子，他的头发向后梳，额角宽而平，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与他的脸庞很相称。他和蔼亲切地微笑着，打开皮包，拿出讲义和笔记本，开始讲课了。他的神态安逸而从容，声音虽不洪亮，但即使站在课堂外的同学也能听到。在他的讲话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和空谈。同学的水平参差不齐，他为了使大家明白，引证了丰富的中外古今的故事，深入浅出的分析问题，把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斗争相结合。同学们都很珍重地记下笔记，万一有人因为参加社会活动而缺了课，非要借别人的笔记抄下来，才能安心睡觉。

同学们都说秋白讲得好，内容丰富极了，有的说他有天才，有的说他很用功，也有的人根本不去想是什么理由。当时我也不懂，后来才知道了，秋白是怎样对待工

作。他热爱他的工作，为党培养新生力量。

那时，秋白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这项工作已经够他忙了，又加上上海大学这一副不轻的担子。在生活上，他偏又碰到了不幸，他的妻子王剑虹病重了。他们夫妇俩感情是很好，王剑虹在病重的时候，希望秋白在她的身边，不要离开她。秋白也很愿意多照顾她。一回到家里，就坐在她的床边，陪伴着她，在他的长方形书桌上，常常整齐地放着很多参考书，他就在那里埋头编讲义，准备教材或为党报写文章。从王剑虹病重到去世，我们只看出他似乎有些心事重重，与平时不同，但他从没有漏过会或者缺过课，并且仍然讲得那么丰富、生动。这时，我们对于秋白也更加了解了，但是，秋白的身世，我是后来才知道的。

秋白生于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江苏常州市人。他的父亲信道教，长期失业，流浪山东。他的母亲是一个多子女的母亲，在一个破落户的大家庭里，贫困和苦难折磨了她一生，于一九一五年二月间吃虎骨酒和火柴自尽。人们这样责骂她：“把丈夫逼走了，把祖母搬死了，不给儿子中学毕业。”其实丈夫出去找职业，久年疯瘫的祖母搬杭州，和秋白离中学毕业仅半年就去无锡国民小学当校长，这都是因为一家七八口吃尽卖光、典质无物，不这样做就不能再维持生活的缘故。秋白的智慧早被他的母亲发现，她也最爱秋白。她擅诗词，爱文艺，对秋白的教育很注意，亲自讲授诗词；为了秋白进学校便利，她不顾族规，搬住祠堂。秋白有天才，但他的天才与他的母亲是不可分离的。秋白也是最爱和最能体贴他的母亲的。当他一谈到他的母亲的自尽，就沉默很久，回忆当时情景：“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泪痕新，此时饥寒无人管，落得灵前爱子身。”母亲死后，秋白陪灵半年，稀粥难咽，孤

苦极了。

秋白自小就用功，张太雷同志是秋白的同学，他常向我们说起秋白在小学、中学都是个优等生。他们当年对时事很关心。辛亥革命时，鼓动同学、练习刀枪，对革命满怀信心。但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反动分子篡夺了，袁世凯丧权辱国的罪恶行为，使他们深为痛恨。秋白十四岁那年的双十节，他的故乡——常州县城各学校机关都挂红灯庆祝辛亥革命；而秋白却提了写着“国丧”二字的灯笼。这个故事证明秋白从小就爱国，从小就有见解，有勇气。一九一六年，他的舅母当了当头借给秋白川资到汉口，进武昌外国语学校，后又随堂兄纯白到北京，进俄文专修馆。热爱祖国的秋白，就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和约的运动中，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签字”、“废止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下，卷入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天安门集合的示威游行。由于他在同学中的威信很高，当时就被推选为俄专出席学生代表大会的代表，当第二次请愿时，全体代表三十余人被捕，秋白也在里面，但在全国学生的要求下获释了。这时候的秋白，正式参加了李大钊同志领导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在北大图书馆，在青年会或在秋白的住所秘密集会，学习和讨论问题。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六日，秋白作为晨报的新闻记者，离开北京，到苏联去了。这个时期秋白一方面报道苏联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向中国人民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帮助中国同志的学习。一九二二年二月，经张太雷同志介绍，秋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二

我认识了秋白以后，觉得他和邓中夏、张太雷等同志

不同。邓中夏和张太雷等同志精神愉快活泼，学生们很容易接近他们，可以常常和他们谈谈笑笑。而秋白却是严肃沉静。在讲台上，他滔滔不绝，把问题讲得很透彻；在会议上他的口才像快刀利刃，能说服人。但在平时，他不肯多讲一句废话。有人说，秋白是“骄傲的”、“冷酷的”。

不久，有一件事情，改变了我对他的初次印象。

在上海大学，我和其他进步同学一样，担任了很多社会工作，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当时还是国共合作的时期，我被分配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工作，办公地址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在那里，我认识了向警予同志，以后，我们就经常在一起工作。有一天，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大学支部转给我一张上级的通知，说孙中山先生的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要了解一些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指定我去谈谈。那时，向警予同志因事离开上海了，所以只得我去。我深怕自己讲不好，怀着不安的心情到鲍罗廷家去。

在鲍罗廷家中，出乎意外地遇见了秋白，他是来为我做翻译的。一见了，我觉得有了帮助，心情开始平静下来。秋白以流利的俄语和鲍罗廷夫妇谈着，他们向他提出许多问题，他翻译给我听，并且教我说：“你先把这些问题记下，想一想。”大家都以同志的态度随便座谈，我的拘束也逐渐消失了，后来愈说愈有劲，秋白满意地笑了，把我的话翻译给他们听，接着，他又把鲍罗廷夫人向我介绍苏联妇女生活情况翻译给我听，唯恐我听不懂，又加以详细地解释，使我初步了解社会主义国家妇女生活的真实情况。

当时懂俄文的人还不多，秋白还给其他许多同志当翻译。这工作在他说来是一件“小”工作，但他从不轻视这类“小”工作，每次都很认真地去。从这次工作接触

后，我觉得他很诚恳，很愿意帮助别人。他不但不骄傲，而是很谦虚；不但不冷酷，而是很热情。他的热情，不是浮在表面，而是蕴藏在内心，只有当人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时，才能深切地感觉到这种热情的力量。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马克思诞生纪念日，秋白在上海大学的纪念会上，作了很有说服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报告，他与任弼时同志还在大会上热烈地高唱《国际歌》，那种革命的热情深深地感动了台下的同学们。

在学校里，秋白是一位很有威信的教师，也是党的负责人之一，同学们都愿意把自己的要求、困难或不幸的事情跟秋白谈，取得他的帮助和指导，秋白也经常主动地找学生们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学习、工作以及生活方面的情况。

有一天，秋白对我说：“你要求入党的申请书，我和支部的同志都看过了，我要向警予同志与你面谈，因为我最近很忙，但我也想和你谈一次。”

我又高兴又害怕地说：“我有资格加入共产党吗？你能介绍我入党吗？我知道我的水平很低，对马列主义的理论更生疏，有时你讲的社会科学哲学问题，我听不懂，这是实在的话。”

秋白说：“你是青年团员，已经是党的积极分子，只要你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把理论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一定能进步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只有在实际的阶级斗争中才能领会。书是要读的，但不能脱离实际。你要是读书听课有困难，可以提出来问我，或是问其他同志。向警予同志是最关心你的，她跟我谈过你的情况。”

最后，秋白约我在一个星期日到向警予同志家里谈入党问题。

的确，警予同志是很关心我的。警予同志不是上大的

教师，也不是上大的学生，那时候她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是一位很有学问、有本领、有毅力，热爱革命事业的女政治家。她不讲究穿，不讲究吃，是只知道埋头苦干，以身作则的好共产党员。她不但口才好，文章也写得好，甚至连敌人都得承认她有才干。我和她除了一起工作以外，她还常到我的宿舍里来，一谈就是几个钟头，谈工作，谈工人、妇女、学生的各种情况，不断地帮助我，把我当作培养的对象。我很佩服她，尊敬她，希望自己能学她的榜样，作一个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勤务员。

星期日上午八时半，我在法租界蒲石路下了电车。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天气，春风温暖了我的心，充满了愉快的感情。我到警予同志家里去过不止一次了，但这一次却格外兴奋和激动。

那时，党的机关没有正规的办公室；蔡和森和向警予同志的家就成为党的活动场所。我从后门进入楼下一个厢房间，很高兴地看到和森和警予同志都在家。和森同志因气管发炎躺在床上看报，警予同志坐在一旁，不高的身材，穿着朴素的短布衫、黑裙子，态度诚恳大方。我很快地告诉她：“秋白约我来谈入党问题。”她站起来说：“早应该这样做。”她开朗地笑了，额上飞舞着一对秀丽的眉毛，雪白整齐的牙齿，从薄薄的嘴唇里露出来了。

这时，秋白走进来了。他很关心和森同志的病况。然后，警予要我谈谈丝厂里罢工的情形。我在旁边坐下，告诉他们，我到几个罢工工人家里去，他们把我带到“公会”办公室去了。那里很讲究，门外挂着“上海丝厂同业公会”的招牌，会客室里的长桌子上，还铺着白色桌布，桌上摆着很漂亮的茶壶茶碗。后来进来一个胖胖的约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穿着绸衣服，与工人的褴褛模样恰成明显的对照。工人们见了她，都站了起来，称呼她“穆会长”。